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法苑珠林卷二十六

詳校官中書臣沈鳳輝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葉蘭

謄錄監生臣姚元煥

欽定四庫全書

法苑珠林卷二十六

唐 釋道世 撰

敬法篇第七之餘

謗罪部

惟今末世法逐人訛道俗相濫傳謬背真混雜同行不
修內典專事俗書縱有抄寫心不至殷既不護淨又多
舛錯共同止宿或處在門簷風雨蟲寓都無驚懼致使

經無靈驗之功誦無救苦之益實由造作不殷亦由我人逾慢也故敬福經云善男子經生之法不得顛倒一字重點五百世中墮迷惑道中不聞正法又大集經云若有衆生於過去世作諸惡業或毀於法或謗聖人於說法者為作障礙或抄寫經法洗脫文字或損壞他法或闍藏他經由此業緣今得盲報又大般若經第四百卷云佛言諸善男子善女人等書寫般若波羅密多甚深經時頻申欠呿無端戲笑互相輕凌身心躁擾文句倒

錯迷惑義理不得滋味橫事歎起書寫不終當知是為
菩薩魔事又大乘蓮華藏經云受佛禁戒不護將來各
言我是於大乘法亦如冥夜各自說言我得佛法受鐵
鑄地獄苦事難逃從地獄出瘡痂聾盲不見正法阿難
請戒律論云僧尼白衣等因讀經律論等行語手執翻
卷者依忉利天歲數犯重突吉羅傍報二億歲墮摩鹿
中恒被摺脊苦痛難忍無記戲言捉經律論亦招前報
或安經像房堂簷前者依忉利天歲數八百歲犯重突

吉羅傍報二億歲墮猪狗中生若得人身一億歲恒常
作客栖屑不得自在又大品經云是人毀咎三世諸佛
一切智起破法業因緣集故無量百千萬億歲墮大地
獄中是破法人輩從一大地獄至一大地獄若火劫起
時至他方大地獄中生在彼間從一大地獄至一大地
獄彼間若火劫起時復至他方大地獄中生在彼間從
一大地獄至一大地獄如是遍十方獄彼間若火劫起
故從彼死破法業因緣未盡故還來是間大地獄中生

在此間亦從一大地獄至一大地獄受無量苦此間火劫起故復至十方他國土生畜生中受破法罪業苦如地獄中說重罪轉薄或得人身生盲人家生旃陀羅家生除廁擔死人種種下賤家生若無眼若一眼若瞎眼無舌無耳無手所生之處無佛無法無佛弟子處生何以故種破法業積集厚故又涅槃經云若云不信是經典者現世當為無量病苦之所惱害多為衆生所見罵辱命終之後人所輕賤顏貌醜陋資生艱難常不供足雖復少得麤澁弊惡

常處貧窮下賤誹謗正法邪見之家若臨終時或值荒亂
刀兵競起帝王暴虐怨家讎結之所侵逼雖有善友而不
遭遇資生所須求不能得雖少得利常為饑渴惟為凡下
之所顧識國王大臣悉不齒錄設復聞其有所宣說正使是
理終不信受如是之人如折翼鳥不能飛行是人亦爾於未
來世不能得至人天善處若復有人能信如是大乘經典本
所受形雖復羸陋以經功德即便端正威顏色力日更增多
常為人天之所樂見恭敬愛戀情無捨離國王大臣及家親

屬聞其所說悉皆敬信若我聲聞弟子之中欲行第一希有
事者當為世間廣宣如是大乘經典善男子譬如霧露勢雖
欲往不過日出日既出已消滅無餘善男子是諸衆生所有
惡業亦復如是住世勢力不過得見大涅槃日是日既出
惡能除滅一切惡業又法華經云若佛在世若滅度後其有
誹謗如斯經典見有讀誦書持經者輕賤憎嫉而懷結恨此
人罪報汝今復聽其人命終入阿鼻獄具足一劫劫盡更生
如是輾轉至無數劫從地獄出當墮畜生於無數劫如恒河

沙生輒聳啞諸根不具告舍利弗謗斯經者若說其罪窮劫不盡
頌曰

教傳三藏

慈訓八因

含情普洽

機悟玄津

威揚夏烈

溫柔晞春

枯燭日久

光潤爽神

卷即納福

舒即慧申

思之不已

惟益惟新

實稱慈父

巧號能仁

周孔老教

孰與陶鈞

感應緣

略引四十一驗

漢法內傳經

晉濟陰丁德慎

晉汝南周閔

晉於潛董吉

晉會稽周璫

晉會稽謝敷

晉沙門釋道安

晉沙門釋靜僧

魏沙門朱士行

魏沙門釋志湛

魏沙門五侯寺僧

魏太和中內閣官

宋沙門釋慧嚴

宋比丘尼釋智通

宋沙門釋慧慶

齊沙門釋慧寶

梁南海何規

周高祖武帝

陳揚州嚴恭

隋初揚州僧亡其名

隋沙門釋慧意

隋沙門釋法藏

隋客僧不得名

隋沙門釋智苑

唐沙門釋道積

唐釋遺俗

唐福水史呵誓

唐隆州令狐元軌

唐沙門釋曇韻

唐益州書生荀氏

唐夫人豆盧氏

唐都水使者蘓長

唐邢州司馬柳儉

唐遂州趙文信

唐蓬州縣丞劉弼

唐洛陽賈道美

唐吳郡人陸懷素

唐河內司馬喬卿

唐平州人孫壽

唐鄭州李虔

唐曹州濟陰縣經驗

漢法本內傳稱漢明帝遣蔡愔秦景王遵等一十八人
至天竺國得摩騰法蘭等及佛經像還帝問法王出世
何以化不及此騰曰天竺迦毗羅衛國者三千大千世
界百億日月中心也三世諸佛皆於彼出乃至天龍人
鬼有願行力皆生於彼受佛正化咸得悟道餘處羣生
無緣感之佛故不往也佛雖不往光相及處或五百年

或一千年或千年外皆有聖人傳佛聲教而往化也時
帝大悅又至漢永平十四年正月一日五岳諸山道士
六百九十人朝正之次上表請與西域佛道較試優劣
勅尚書令宋庠引入告曰此月十五日大集白馬寺南
門立三壇五岳八山諸道士將經三百六十九卷置於
西壇二十七家諸子書二百三十五卷置於中壇奠食
百神置於東壇明帝設行殿在寺門道西置佛舍利及
經諸道士等以柴荻火遠壇臨經涕泣曰人主信邪玄

風失緒敢延經義在壇以火取驗用辯真偽便放火燒
經並成煨燼道士等相顧失色有欲昇天入地種種呪
術並不能得大生愧伏太傅張衍曰卿今無一可驗宜
從西域佛法剃髮爾時外道褚善信等于時不答南岳
道士費叔才等自感而死佛之舍利放五色光上空如
葢覆日映衆摩騰禪師涌身高飛神化自在於時天雨
寶華得未曾有法蘭法師為衆說法開化未聞時司空
劉峻京師官廡後宮陰夫人五岳諸山道士呂惠通等

一千餘人並求出家帝然可之遂立十寺七寺城外安僧三寺城內安尼後遂廣興佛法立寺轉多迄至於今

右此一條出漢法本內傳

晉濟陰丁承字德慎建安中為凝陰令時北界居民婦詣外井汲水有胡人長鼻深目左過井上從婦人乞飲飲訖忽然不見婦則腹痛遂加轉劇啼呼有頃卒然起坐胡語指麾邑中有數十家悉共觀視婦呼索紙筆來欲作書得筆便作胡書橫行或如乙或如己滿五紙投

著地教人讀此書邑中無能讀者有一小兒十餘歲婦
即指此小兒能讀小兒得書便胡語讀之觀者驚愕不
知何謂婦教小兒起憊小兒即起翹足以手弄相和湏
臾各休即以白德慎德慎召見婦及兒問之云當時忽
忽不自覺知德慎欲驗其事即遣吏齎書詣許下寺以
示舊胡胡大驚言佛經中間亡失道遠憂不能得雖口
誦不具足此乃本書遂留寫之

晉周閔汝南人也晉護軍將軍家世奉法蘓峻之亂都

邑人士皆東西波遷閩家有大品一部以半幅八丈素
反覆書之又有餘經數臺大品亦雜在其中既當避難
單行不能得盡持去尤惜大品不知在何臺中倉卒應
去不展尋搜徘徊歎咤不覺大品忽自出外閩驚喜持
去周氏遂世寶之今云尚在一說云周嵩婦胡母氏有
素書大品素廣五寸而大品一部盡在焉又并有舍利
銀甕貯之並緘于深篋永嘉之亂胡母將避兵南奔經
及舍利自出篋外因取懷之以渡江東又嘗遇火不暇

取經及屋盡火滅得之於灰燼之下儼然如故會稽王
道子就嵩曾云求以供養後嘗雙在新渚寺劉敬叔云
曾親見此經字如麻大巧密分明新渚寺今天安是也
此經蓋得道僧釋慧則所寫也或云嘗在簡靖寺靖首
尼讀

晉董吉者於潛人也奉法三世至吉尤精進恒齋戒誦
楞嚴經村中有病輒請吉讀經所救多愈同縣何晃
者亦奉法士也咸和中卒得山毒之病守困晃兄惶遽

馳往請吉董何二舍相去六七十里復隔大溪五月中
大雨晃兄初渡時水尚未至吉與期投中食比往而山
水暴漲不復可涉吉不能洄遲迴歎息坐岸良久欲下
不敢渡吉既信直必欲赴期乃惻然發心自誓曰吾救
人苦急不計軀命尅冀如來大士當照乃誠便脫衣以
囊經戴置頭上逕入水中量其深淺乃應至頸及吉渡
正著膝耳既得上岸失囊經甚惋恨進至晃家三禮懺
悔流涕自責俛仰之間便見經囊在高座上吉悲喜取

看氾氾如有濕氣開囊視經尚燥如故於是村人一時奉法吉所居西北有一山高峻中多妖魅犯害居民吉以經戒之力欲伐降之於山際四五畝地手伐林木構造小屋安設高座時誦楞嚴經百餘日中寂然無聞民害稍止後有數人至吉所語言良久吉思惟此客言者非於潛人窮山幽絕何因而來疑是鬼神乃謂之曰諸君得無是此中鬼耶答曰是也聞君德行清肅故來相觀并請一事想必見聽吾世有此山遊居所託君既來

止慮相逆冒恒懷不安今欲更作界分當殺樹為斷吉
曰僕貪此靜寂讀誦經典不相干犯方為卿比願見祐
助鬼答亦復憑君不見侵尅也言畢而去經一宿前所
芟地四際之外樹皆枯死如火燒狀吉年八十七亡

晉周璫者會稽剡人也家世奉法璫年十六便菜食持
齋諷誦成具及頃轉經正月長齋竟延僧設受八關齋
至鄉市寺請其師竺僧密及支法階竺佛密令持小品
齋日轉讀至日三僧赴齋忘持小品至中食畢欲讀經

方憶意甚惆悵璫家在坂怡村去寺三十里無人遣取
至人定燒香訖舉家恨不得經密益蹑蹑有頃聞有叩
門者言送小品璫愕然心喜開門見一年少著單衣帙
先所不識又非人行時疑其神異便長跪受經要使前
坐年少不進期夜當來聽經比道人出忽不復見香氣
遍一宅中既而視之乃是密經也道俗驚喜密經先在
厨中緘鑰甚謹還視其鑰儼然如故於是村中十餘家
咸皆奉佛益敬愛璫璫遂出家字曇疑諷誦衆經至二

十萬言

晉謝敷字慶緒會稽山陰人也鎮軍將軍輔之兄子也
少有高操隱於東山篤信大法精勤不倦手寫楞嚴
經當在都白馬寺中寺為災火所延什物餘經並成煨
燼而此經止燒紙頭界外而已文字悉存無所毀失敷
死時友人疑其得道及聞此經彌復驚異至元嘉八年
河東蒲坂城中大災火火自隔河飛至不可救滅處成
民居無不蕩盡惟精舍塔寺並得不焚里中小屋有經

像者亦多不燒或屋雖焚毀而於煨燼之中時得全經
紙素如故一城歎異相率敬信

右此五驗
出冥祥記

東晉孝武之前恒山沙門釋道安者經石趙之亂避地
於襄陽注般若道行密迹諸經析疑甄解二十餘卷恐
不合理乃誓曰若所說不違理者當見瑞相乃夢見胡
道人頭白眉長語安曰君所注經殊合道理我不得入
泥洹住在西域當相助弘通可時時設食也後十誦律
至遠公云昔和尚所夢乃是賓頭盧也於是立座飯之

遂成永則

西晉蜀郡沙門靜僧生小出家以苦行致目為蜀三賢
寺主誦法華經尋常山中誦經時至每感虎來蹲前聽
部訖乃去常至諷詠輒見左右四人為侍年雖衰老而
翹勤彌勵遂終其業也

前魏廢帝甘露五年沙門朱士行者講小品經恨章句
未盡以此年往西域尋求獲之彼有留難不許東返士
行執經王庭曰必大法不傳當從火化便以貝葉經投

火一無所損經乃放光舉國敬異便放達東夏即放光
般若經是也年八十亡依法火焚而屍不壞道俗異之
乃具祝曰若真得道法屍應毀壞便應聲摧碎遂收而
起塔焉

後魏末齊州釋志湛者住太山北人頭山邃谷中銜草
寺省事少言人鳥不亂讀誦法華人不測其素業將終
時神僧寶誌謂梁武曰北方銜草寺須陀洹聖僧今日
滅度湛之亡也無惱而化兩手各舒一指有梵僧云斯

初果人也還葬山中後發看之唯舌如故乃為立塔表之今塔存焉鳥獸不敢陵踐汙之

後魏范陽五侯寺僧失其名誦法華為常業初死權殮隄下後改葬骸骨並枯唯舌不壞雍州有僧亦誦法華隱白鹿山感一童子供給及死置屍巖下餘骸並枯唯舌不朽矣齊武陵世并東看山人掘見土黃白又見一物狀如兩脣其中有舌鮮紅赤色以事聞奏帝問道俗沙門法尚曰此持法華者六根不壞也誦滿千遍其徵

驗矣乃集持法華者圍遶誦經纔始發聲此靈脣舌一

時鼓動同見毛豎以事奏聞乃石函緘之

右六驗出梁高僧傳并雜

錄記

後魏高祖太和中代京內閹官自慨形殘奏乞入山修道恩勅許之乃齋華嚴晝夜讀禮懺悔不息一夏不滿至六月末髭鬚生得丈夫相以狀奏聞帝大敬重之於

是國中普敬華嚴厚尊恒日

見侯君素旌異記述

宋釋慧嚴京師東安寺僧也理思該暢見器道俗嘗嫌

大涅槃經文字繁多遂加刊削就成數卷寫兩三通以示同好因寢寤之際忽見一人身長二丈餘形氣偉壯謂之曰涅槃尊經衆藏之宗何得以君瓊思輕加斟酌嚴悵然不釋猶以發意苟覓多知明夕將卧復見昨人甚有怒色謂曰過而知改是謂非過昨故相告猶不已乎此經既無行理且君禍亦將及嚴驚覺失措未及申旦便馳信求還悉燒除之塵外精舍釋道儼具所詣聞也

宋尼釋智通京師簡靜尼也年貌姝少信道不篤元嘉九年師死罷道嫁為魏郡梁羣甫妻生一男年六七歲家甚貧無以為衣通為尼時有數卷素無量壽法華等經悉練擣之以衣其兒居一年而得病恍惚驚悸竟體剥爛狀若火瘡有細白蟲日去升餘燥痛煩毒晝夜號叫常聞空中語云壞經為衣得此劇報旬餘而死

右二驗出

冥祥記

宋廬山有釋慧慶廣陵人出家止廬山寺學通經律清

潔有戒行誦法華經十地思益維摩每夜咏諷常聞暗
中有彈指讚歎之聲嘗於小雷遇風波船將覆沒慶唯
誦經不輟覺船在浪中如有人牽之倏忽至岸於是篤
勵彌勤宋元嘉末卒春秋六十二

齊太原釋慧寶氏族未詳誦經得二百卷德優先達時
共知聞以齊武平三年從并向鄴行達艾州失道尋逕
入山暮宿巖下室似人居迥無所見寶端坐室前上觀
松樹見有橫枝懸磬去地丈餘夜至二更有人身服草

衣從外而至口云此中何為有俗氣寶即具述設敬與
共言議問寶云即今何姓統國答曰姓高氏號齊國寶
問曰尊師山居早晚曰吾後漢時來長老得何經業寶
恃已誦博頗以自矜山僧曰修道者未應如此欲聞何
經為誦之寶曰樂聞華嚴僧即少時誦之便度聲韻諧
暢非世所聞更令誦餘經率皆如此寶驚歎曰何因大
部經文倏然即度報曰汝是有作心我是無作心夫忘
懷於萬物者彼我自得矣寶知為異神也求哀乞住山

僧曰國中利養召汝何能自安且汝情累未遣佳亦無
補至曉捨去寶返尋行跡不知去處寶自躬責為人後

達鄴叙之

右二驗出
梁高僧傳

梁有廣州南海郡人何規以歲次協洽月呂黃鍾天監
十四年十月二十三日採藥於豫章胡翼山幸非放子
逐臣乃類尋仙招隱登峯十所里肩若有來將循曲陌
先限清澗或如止水乍有潔流方從揭厲且就褰攬未
濟之間忽不自覺見澗之西隅有一長者語規勿渡規

於時即留其人面色正青徒跣捨屨年可八九十面已皺歛鬚長五六寸髭半於鬢耳過於眉眉皆下被眉之長毛長二三寸隨風相靡脣色甚赤語響而清手爪正黃指毛亦長二三寸著布帔下緒有泥洹僧手提書一卷遙投於規規即奉持望禮三拜語規可以此經與建安王兼言王之姓字此經若至宜作三七日慶齋若不曉齋法可問下林寺副公副法師者戒行精苦恬憺無為遺嗜欲等豪賤蔬藿自充禪寂無怠此長者言畢便

去行十餘步間忽然不見規開示卷內題名為慧印三昧經經旨以至極法身無相為體理出百非義逾名相寂同法相妙等真如言其慧照此理有若全印心冥凝寂故以三昧為名

見梁朝僧祐律師弘明集錄

周祖滅法經籍從灰以後年中忽見空中如菌大者有五六飛上空中極目不見全為一段隨風飄飄上下朝宰立望不測是何久乃翻下墮上土牆視乃是大品經之十三卷

陳揚州嚴恭者本是泉州人家富於財而無兄弟父母
愛恭言無所違陳太建初恭年弱冠請於父母願得五
萬錢往揚州市易父母從之恭船載物而下去揚州數
十里江中逢一船載黿將詣市賣之恭念黿當死因請
贖之謂黿主曰我正有五萬錢願以贖之黿主喜取錢
付黿而去恭盡以黿放江中而空船詣揚州其黿主別
恭行十餘里船沒而死是日恭父母在家昏時有烏衣
客五十人詣門寄宿并送錢五萬付恭父母曰公兒揚

州附此錢歸願依數受也父怪愕恭死因審之客曰兒無恙但不須錢故附歸耳恭父受之記是本錢而皆小濕留客為設食客止明旦辭去後月餘日恭還家父母大喜既止而問附錢所由恭答無之父母說客形狀及付錢月日乃贖龜之日於是知五十客皆所贖龜也父子驚歎因共往揚州起精舍專寫法華經遂徙家向揚州其家轉富大起房廊為寫經室莊嚴清淨供給豐厚書生常數十人揚州道俗共相崇敬號為嚴法華嘗有

親知從貸經錢一萬恭不獲已與貸者受錢以船載歸中路船傾所貸之錢落水而船没人不被溺是日恭入錢庫見一萬錢濕如新出水恭甚怪之後見前貸錢人乃知濕是所貸者又有商人至宮亭湖於神廟所祭酒食井上物其夜夢神送物還之謂曰倩君為我持此錢奉嚴法華以供經用旦而所上神物皆在其前於是商人歎異送達恭處而倍加厚施其後恭至市買經紙少錢忽見一人持錢三千授恭曰助君買紙言畢不見而

錢在其怪異如此非一開皇末恭死子孫傳其業隋季盜賊至江都皆相與約勿入嚴法華里里人賴之獲全其家至今寫經不已州里共見京師人士並悉知委右一

驗出冥
報記

隋開皇初有揚州僧忘其本名誦通涅槃自矜為業岐州東山下村中沙彌誦觀世音經二俱暴死心下俱暖同至閻羅王所乃處沙彌金高座甚恭敬之處涅槃僧銀高座敬心不重事訖勘問二俱餘壽皆放還彼涅槃

僧情大恨恨恃所誦多問沙彌住處於是兩辭各蘓所在彼從南來至岐州訪得具問所由沙彌言幼誦觀音別衣別所燒香呪願然後乃誦斯法不怠更無他術彼謝曰吾罪深矣所誦涅槃威儀不整身口不淨救忘而已古人遺言多惡不如少善於今取驗悔往而返

隋襄州景空寺釋慧意俗姓李臨原人南投於梁興仙城山慧命同師尋討心要專習定業後住景空於聰師舊堂綜業常住不事燈燭晝夜常明有鄉人不信乃請

別院百日行道每夜潛往伺之舉家同見禪室大明鄉人信伏率歸受戒開皇初卒預知其終端坐而化又襄陽開皇有法永禪師欲終七日七夜聞音樂異香滿寺因而坐終送向繖蓋山上露坐有同寺全律師臨屍曰願留神明待至七日滿至期全亡送屍永側永屍颺然摧變又有岑闍黎姓楊臨原入於寺西繖蓋山泉側造誦經堂每誦金光明經感得四天王來聽後讀藏經皆悉不忘計誦三千餘卷服布乞食鉢中之餘飼房內鼠

百餘頭皆馴達爭來就人鼠有病者岑師以手摩捋並
皆愈之與同衆沙門智曉交頤招集禪徒自行化俗供
給定學自知終日急喚汰禪師付囑上佛殿禮辭遍寺
衆僧咸乞歡喜於禪居寺大齋日將散謂汰曰往兜率
天聽般若去汰曰第但前去我後七日即來其夜三更
坐亡至四更識神遍學寺寺相去十里至汰禪師牀前
其明如晝云曉欲遠逝故來相別不得久住汰送出三
重門外別訖來入房中踞牀忽然還暗呼弟子問云聞

師與人語聲火通照三門並閉方悟曉之神力出入無
間即遣往問果云已逝汰後七日無何坐終其髑髏全
成無縫故知凡聖同居事不可別

右二驗出唐
高僧傳記

隋廊州寶室寺沙門法藏戒行精淳為性質直至隋開
皇十三年於洛交縣韋川城造寺一所佛殿精妙僧房
華麗靈像幡華並皆修滿至大業五年奉勅融併寺塔
送州大寺有破壞者藏師並更修補造堂安置兼造一
切經已寫八百卷恐本州無好手紙筆故就京城舊月

愛寺寫至武德二年閏二月內身患二十餘日乃見一
人身著青衣好服在高閣上手把經卷告法藏云你立
身以來雖大造功德悉皆精妙唯有少分互用三寶物
得罪無量我今把者即是金剛般若汝能自造一卷令
汝所用三寶之物得罪悉滅藏師於時應聲即答言造
藏師雖寫餘經未寫金剛般若但願病瘥不敢違命既
能覺悟弟子更無餘物唯有三衣鉢偏袒祇支等皆
悉捨付大德及諸弟子並造般若得一百卷未經三五

日臨欲捨命具見阿彌陀佛來迎由經威力得生西方
不入三塗

隋大業中有客僧行至太山廟來寄宿廟令曰此別無
舍唯神廟廡下可宿然而比來寄宿者輒死僧曰無苦
也不得已從之為設牀於廡下僧至夜端坐誦經可一
更聞屋中環珮聲須臾神出為僧禮拜僧曰聞比宿者
多死豈檀越害之耶願見護之神曰遇死者將至聞第
子聲因自懼死非煞之也願師無慮僧因延坐談說如

食頃問聞世人傳說云太山治鬼寧有之耶神曰弟子
薄福有之豈欲見先亡乎僧曰有兩同學僧先死願見
之神問名曰一人已生人間一人在獄罪重不可喚來
若師就見可也僧聞甚悅因起出不遠而至一所多見
廟獄火燒光焰甚盛神將僧入一院遙見一人在火中
號呼不能言形變不復可識而血肉焦臭令人傷心此
是也師不欲歷觀耶僧愁慙求出俄而至廟又與神坐
因問欲救同學有得理耶神曰可得能為寫法華經者

便免既而將曙神辭僧入堂旦而廟令視其僧不死怪異之僧因為說仍即為寫法華經一部經既成莊嚴畢又將經就廟宿其夜神出如初歡喜禮拜慰問來意以事告之神曰弟子知之師為寫經始書題目彼已脫免今又出生在人也然此處不潔不可安經願師還將送向寺言說久之將曉辭訣而去送經於寺杭州別駕張德言前任兗州具知其事

隋幽州沙門釋智苑精練有學識隋大業中發心造石

一切經藏以備法藏既而於幽州北山鑿巖為石室即磨四壁而以寫經又取方石別更磨寫藏諸室內每一室滿即以石塞門用鐵錮之時隋煬帝幸涿郡內史侍郎蕭瑀皇后弟也性篤信佛法以其事白后后施絹千匹及餘錢物以助成之瑀施絹五百匹朝野聞之爭共捨施故苑得以遂功苑常以役匠既多道俗奔臻欲於巖前造木佛堂并食堂寢室而念木瓦難辦恐繁費經物故未能起作一夜暴雨雷電震山明且既晴乃見山

下有大木松栢數千萬為所漂流積道次山東少林木
松栢尤希道俗驚駭不知來處推尋蹤跡遠自西山崩
崖倒漂送來此於是遠近歎服自非福力孰感神助苑
乃使匠擇取其木餘皆分與邑里邑里喜愧而助造堂
宇須之畢成如其志焉苑所造石經已滿七室至唐貞
觀十三年卒弟子猶繼其功殿中丞相李玄獎大理丞
宋宣明等皆為臨說之臨至十九年從駕幽州親問鄉
人皆同不虛

右三驗出
冥報記

唐釋道積至貞觀初住益州福感寺誦通涅槃淨衣澡浴自為恒式慈愛兼濟固其深心終於五月炎氣鬱熱而屍不腐臭百有餘日跏坐如初道俗莫不喜賞

唐釋遺俗者不測所住遊行醴泉山原誦法華為業乃數千遍至貞觀年因疾將終告友人慧廓禪師曰比雖誦經意望有驗若生善道舌根不朽可為埋之十年發出若舌朽滅知誦無功若舌如初為起一塔生俗信敬言訖而終至十一年依言發之身肉都盡唯舌不朽一

縣士女皆共戴仰乃函盛舌而起塔於甘谷岸上

唐郊南福水之陰有史村史阿誓者誦法華經名充令
史往還步涉生不乘騎以依經云哀愍一切故也病終
本邑香氣充村道俗驚怪而莫測其緣終後十年其妻
又殞乃發塚合葬見其舌根如本生肉乃收葬斯表衆
矣

唐貞觀五年有隆州巴西縣令狐元軌者信敬佛法欲
寫法華金剛般若涅槃等無由自檢憑彼土抗禪師檢

校抗乃為在寺如法潔淨寫了下袞還岐州莊所經留
在莊并老子五千文同在一處忽為外火延燒堂宇是
草覆一時灰蕩軌於時任憑翊縣令家人相命撥灰覓
金銅軸既撥灰開其內諸經宛然如故黃色不變唯箱
袞成灰又覓老子便從火化於時聞見之者鄉村遠近
莫不嘆異其金剛般若經一卷題字焦黑訪聞所由乃
初題經時有州官能書其人雜食行急不獲潔淨直爾
立題便去由是色焦其人現在瑞經亦存京師西明寺

主神察目驗說之

唐釋曇韻禪師定州人遊至隰州行年七十隋末喪亂
隱於離石北千山常誦法華經欲寫其經無人同志如
此積年忽有書生無何而至云所欲潔淨寫經並能為
之於即清旦食訖入浴著淨衣受八戒入淨室口含檀
香燒香懸旛寂然抄寫至暮方出明又如先曾不告倦
及經寫了如法奉覲相送出門斯須不見乃至裝潢一
如正法及至誠受持讀誦七重裏結一重一度香水洗

手初無暫廢後遭胡賊乃箱盛其經置高巖上經年賊靜方尋不見周惲窮覓乃於巖下獲之箱篋糜爛撥朽

見經如舊鮮好

京師西明寺道宣律師以貞觀十一年曾至彼中目覩說之也

唐益州西南新繁縣西四十里許有王李村隋時有書生姓荀氏在此教學大工書而不顯迹人欲其書終不肯出乃毆之亦不出遂以筆於前村東空中四面書金剛般若經數日便了云此經擬諸天讀之人初不覺其神也後忽雷雨大澍牧牛小兒於書經處住而不澆濕

其地乾燥可有丈許自外流潦及晴村人怪之爾後每
雨小兒常集其中衣服不濕至武德年有非常僧語村
人曰此地空中有金剛般若經村人莫汙諸天於上設
葢覆之不可輕賤因此四周欄楯不許人畜往至今雨
時其地仍乾每至齋日村人四遠就處設供常聞天樂

聲振哀宛繁會盈耳

右六驗出三
寶感通記

唐寶家大陳公夫人豆盧氏芮公寬之姊也夫人信佛
每誦金剛般若經未盡卷一紙許久而不徹後一日昏

時苦頭痛四肢不安夜卧逾甚夫人自念儻死遂不得終經欲起誦之而堂燭已滅夫人因起令婢裝燈須臾婢還厨中無火夫人開門於家人坊取之又無火夫人深益歎恨忽見厨中有熒火燭上階來入堂內直至牀前去地三尺許而無人執光明若晝夫人驚喜頭痛亦愈取經誦之有頃家人鑽燧得火熒燭入堂燭光即滅便以此夜誦竟之自此日誦五遍以為常法後芮公將死夫人往視公謂夫人曰五姊以誦經之福當壽百歲

生好處也夫人至年八十方卒於宅

唐武德中以都水使者蘓長為巴州刺史長將家口赴任渡嘉陵江中流風起船沒男女六十餘人一時溺死唯有一妾常讀法華經船中水入妾頭戴經函誓與俱溺妾獨不沉隨波泛濫頃之著岸逐經函而出開視其經了無濕汙今尚存在揚州嫁為人婦而逾舊篤信

唐邢州司馬柳儉隨大業十年任岐州岐陽宮監至義寧元年為李密來枉被牽引在大理寺禁儉常誦金剛

般若經下有兩紙未遍於時不覺眠睡夢見一婆羅門僧報云檀越宜早誦經遍即應得出儉時忽寤勤誦不懈便經二日至日午時忽有勅喚令儉釋禁將向朝堂奉勅放免又儉別時夜靜房外誦經至於三更忽然聞有異香儉尋香及問家人處處求香來處不得然常誦念晝夜無廢至於終日計五千餘遍

唐遂州人趙文信至貞觀元年暴死三日後還得蘇即自說云初死之日被人遮擁驅逐將行同伴十人並共

相隨至閻羅王所其中見有一僧王先喚師問云師一生已來修何功德師答云貧道從生已來唯誦金剛般若王聞此語忽即驚起合掌讚言善哉善哉師審誦般若當得昇天出世何因錯來至此王言未訖忽有天衣來下引師上天去王後喚遂州人前汝從生已來修何功德其人報王言臣一生已來不修佛經唯好庾信文章集錄王言其庾信者是大罪人現此受苦汝見庾信頗曾識不其人報云雖誦渠文章然不識其人王即遣

人引出庾信令示其人乃見一龜身一頭多龜去少時
現一人來口云我是庾信為生時好作文章妄引佛經
雜糅俗書誹謗佛法謂言不及孔老之教今受罪報龜
身苦也此人活已具向親說遂州之地人多好獵採捕
蟲魚遠近聞見者共相鑒誡永斷殺業各發誠心受持
般若迄今不絕

唐貞觀元年蓬州儀龍縣丞劉弼前任江南縣尉時忽
有一鳥於弼房前樹上鳴土人云是惡鳥不祥之聲家

逢此鳥煞主不疑劉弼聞懼思念欲修功德禳之不知
何福為勝夜夢一僧偏讚金剛般若經令讀誦百遍依
命即讀滿至百遍忽有大風從東北而來拔此鳥樹隔
舍遙擲巷裏其拔處坑縱廣一丈五尺過後看其風來
處小枝大草並隨風迴靡風止還起如故故知經力不
可思議

唐洛陽賈道羨博識多聞尤好內典貞觀五年為青州
司戶叅軍事為公館監窄無處置經乃以繩繫書案兩

脚仰懸屋上置內經六十卷坐卧其下習讀忘倦日久
繩爛一頭遂絕案仍儼然不落亦不傾動如此良久人
始接取道羨子為隰州司戶說之云爾

唐吳郡陸懷素家貞觀二十年失火屋宇總焚爰及精
廬並從煙滅有一函金剛般若波羅蜜經獨存經函及
標軸並盡唯有經字竟不被燒爾時人聞者莫不驚歎
懷素即高陽許仁則前妻之兄仁則當時目覩於後具

自言之

右七驗出
冥報記

唐前大理司直河內司馬喬卿天性純謹有志行到永徽中為揚州戶曹丁母憂居喪毀瘠刺心上血寫金剛般若經一卷未幾於廬上生芝草二莖經九日長尺有八寸綠莖朱蓋日漉汁一升傍人食之味甘如蜜去而復生如此數四喬卿同僚數人並向餘令陳說天下士人多共知之

顯慶中平州有人姓孫名壽於海濱遊獵見野火焰熾草木蕩盡唯有一叢茂草獨不禁燎疑此草中有獸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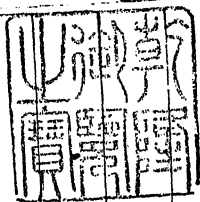
以火燒之竟不能著壽甚怪之遂入草間尋覓乃見一
函金剛般若經其傍又見一死僧顏色不變火不延燎
蓋由此也信知經像非凡所測孫壽親自說之

唐隴西李虔觀今居鄭州至顯慶五年丁父憂乃刺血
寫金剛般若經及般若心經各一卷隨願往生經一卷
出外將入即一浴身後忽聞院中有異香非常郁然鄰
側並就觀之無不稱歎中山郎餘令曾過鄭州見彼親
友具陳說之

唐曹州濟陰縣西二十里村中有精舍至龍朔二年冬
十月野火暴起非常熾盛及至精舍踰越而過焉比僧
房草舍焚燎總盡唯金剛般若經一卷儼然如舊曹州

叅軍說之

右四驗出
冥報拾遺



法苑珠林卷二十六

校謄

第三紙

十一行求
北藏作而

音釋

惛

於禽切
人名

緒

象呂切
統系也

煨燼

煨烏魁切
燼火餘也

劇

竭切
增

也甚

篋

乞協切
箱屬

洄

慈秋切
泳也

璫

都郎切

坂

甫版切

愕

逆各切
驚遽貌

鑰

弋灼切
關牡

輶

于求切

殮

力驗切
殮殮也

闢

表炎切
宦人主宮門者

擣

都皓切
敲

也

龍

恩哀切
大龍

錮

古慕切
塞之也

瑀

弋渚切

隰

席入切
州名

糝

如又切
襟

也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法苑珠林卷二十七

詳校官中書臣沈鳳輝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葉蘭

膳錄監生臣姚元煥

欽定四庫全書

法苑珠林卷二十七

唐 釋道世 撰

敬僧篇第八

述意部

夫論僧寶者謂禁戒守真威儀出俗圖方外以發心棄世
間而立法官榮無以動其意親屬莫能累其想弘道以報
四恩育德以資三有高越人天重逾金玉稱為僧也是知

僧寶利益不可稱紀故經曰縱有持戒破戒若長若幼皆須深敬不得輕慢若違斯旨交獲重罪若待太公為卿相則千載無太公要得羅什為師訓則萬代無羅什何得見一僧行過上累佛宗見一人戒虧便輕上法止可以道廢人以人不弘道也不可以人廢道以道是人師也故釋迦佛等是真佛寶金口所說理行教果是真法寶得果沙門是真僧寶致令一瞻一禮萬累冰消一讚一稱千災霧卷自惟薄福不逢正化賴蒙遺迹幸承餘蔭金檀銅素漆紵

丹青圖像聖容名為佛寶紙絹竹帛書寫玄言名為法寶
剃髮染衣執持應器名為僧寶此之三種體相雖假用表
真容敬之永絕長流懷之常招苦報如木非親母禮則響
逸千齡凡非聖僧敬則光逾萬代是知斯風已扇遐邇共
遵冥資含識神功罔測儻有所虧獲罪彌大既許出家理
宜革俗如宋朝無識初信邪惑駭動物情道俗驚怪後悟
鍾輿還申禮敬宋室則荆蠻齷齪江漢崎嶇詎得反比大
國金輪聖御且如禮云介者不拜為失豈同去俗之人身被

忍鎧屈節白衣理所不可三寶既同義須齊敬不可偏遵佛法僧尼故法不自弘弘之在人人能弘道故須齋敬也

引證部

如梵網經云出家人法不合禮拜國王父母六親亦不敬事鬼神又涅槃經云出家人不禮敬在家人又四分律云佛令諸比丘長幼相次禮拜不應禮拜一切白衣又佛本行經云輸頭檀王與諸眷屬百官次第禮佛已佛言王今可禮優波離比丘等諸比丘王聞佛教即從座起頂禮五百

比丘新出家者次第而禮又薩遮尼乾經云若謗聲聞辟

支佛法及大乘法毀咎留難者犯根本罪

今偈依大小乘經不拜君親是

奉佛教今乃令禮交違佛教使拜跪俗人即不信佛語故犯根本罪

又順正理論云諸天神

衆不敢希求受五戒者禮如國君主亦不求比丘禮拜以

懼損功德及壽命故又涅槃經云佛告迦葉若有建立護

持正法如是之人應從啟請當捨身命而供養之如我於

是大乘經說有知法者若老若少故應供養恭敬禮拜猶

如事火婆羅門等有知法者若老若少故應供養恭敬禮

拜亦如諸天奉事帝釋迦葉白佛言若有長宿護持禁戒
從年少邊諮受未聞云何是人當禮敬不若當禮敬是則
不名為持戒也若是年少護持禁戒從諸宿舊破戒人邊
諮受未聞復應禮不若出家人從在家人諮受未聞復應
禮不然出家人不應禮敬在家人也然佛法中年少幼小
應當恭敬耆舊長宿以是長宿先受具戒成就威儀是故應
當供養恭敬又中阿含經云云何知人勝如諸比丘知有二種
人有信有不信若信者勝不信者為不如也謂信人復有二

種有數往見比丘有不數往見比丘若數往見比丘者勝
不數往見比丘者為不如也謂數往見比丘人復有二種
有禮敬比丘有不禮敬比丘若禮敬比丘者勝不禮敬比
丘者為不如也謂禮敬比丘人復有二種有問經有不問
經若問經者勝不問經者為不如也又舊雜譬喻經云昔
有國王出遊每見沙門輒下車禮道人言大王止不得下
車王言我上不下所以言上不下者今我為道人作禮壽
終已後當生天上是故言我不下也又善見律云輸頭檀

那王禮佛已白佛言我今三度禮如來足一佛初生時阿
夷相曰若在家者應作轉輪聖王若出家學道必得成佛
是時地為震動我見神力即為作禮第二我出遊戲看耕
田人菩薩在閻浮樹下日時已晡樹影停住不移覆菩薩身我
見神力即為作禮第三今迎佛至國佛昇虛空作十八變如伏
外道神力無異即為作禮又中阿含經云爾時世尊告諸比丘
過去世時釋提桓因欲入園觀時勅御者令嚴駕千馬之車嚴
駕以竟唯王知時時天帝釋即下常勝殿東向合掌禮佛爾

時御者見則心驚毛豎馬鞭落地帝釋見已即說偈言

鬼汝何憂怖馬鞭落於地

御者說偈白帝釋言

見王天帝釋為舍脂之夫所以生恐怖

馬鞭落地者常見天帝釋一切諸大地

人天大小王及四護世主三十三天衆

悉皆恭敬禮何處更有尊尊於帝釋者

而今正東向合掌修敬禮

爾時帝釋說偈答言

卷二十七

我實於一切 世間大小王 及四護世王

三十三天衆 最爲其尊主 故悉來恭敬

而復有世間 隨順等正覺 名號滿大師

故我稽首禮

御者復白言

是必世間勝 故使天王釋 恭敬而合掌

東向稽首禮 我今亦當禮 天王所禮者

佛告諸比丘彼天帝釋為自在王尚恭敬佛汝等比丘出家學道亦應如是恭敬於佛彼天帝釋舍脂之夫敬禮法僧亦復讚歎禮法僧者汝等已能正信出家學道亦當如是敬禮法僧當復讚歎禮法僧者爾時帝釋從常勝殿來下周向諸方合掌恭敬時御者見天帝從殿來下住於中庭周向諸方合掌恭敬見已驚怖馬鞭復落地而說偈言

何故憍尸迦 故重於非家 為我說其義

飢渴願欲聞

時天帝釋說偈答言

我正恭敬彼 能出非家者 自在遊諸方

不計其行止 城邑國土色 不能累其心

不畜資生具 一往無欲定 往則無所求

唯無為為樂 言則定善言 不言則寂定

諸天阿脩羅 各各共相違 人間自共諍

相違亦如是 唯有出家者 於諸諍無諍

於一切衆生 放捨於刀杖 於財離財色

不醉亦不荒 遠離一切惡 是故敬禮彼

是時御者復說偈言

天王之所敬 是必世間勝 故我從今日

當禮出家人

又普達王經云時有夫延國王號名普達典領諸國四方貢獻王身奉佛法未嘗偏枉常有慈心愍傷愚民不知三尊每常齋戒輒登高觀燒香還頭著地稽首為禮國中臣民怪王如此自共議言王處萬民之尊遠近敬

伏發言人從有何情欲毀辱威儀頭面著地羣臣數數
共議欲諫不敢王勅臣下使嚴駕當行王即與吏民數
千人始出宮未遠忽見一道人王便下車却蓋住其羣
從頭面著地為道人作禮尋從而還施設飲食遂不成
行羣臣於是乃諫言大王至尊何宜於道路為此乞乞
道人頭面著地天下尊貴唯有頭面加為國主不與他
同王便勅臣下令求死人頭及牛馬猪羊頭臣下即遍
行求索歷日乃得還白王言前被教求死人頭及六畜

頭今悉已得王言於市賣之臣下即使人賣之牛馬猪
羊頭等皆售但人頭未售王言賤貴賣之輒使其售如
其不售便以勾人如是歷日賣既不售勾人又不取者
頭皆腫脹臭處不可近之王便大怒語臣下言卿曹前
諫言人頭最貴不可毀辱頭面著地禮道人今使賣六
畜頭皆售人頭何故勾人無取者王即勅臣下嚴駕當
出到城外曠野澤中王有所問羣臣人民莫不振悚王
即告羣臣言卿寧識吾先君時有小兒常執持葢者不

臣下對曰實識有之王言今此小兒何所在對曰亡已久遠乃歷十七年王言此兒為人善惡何如對言臣等常覩其承事先王齋戒恭肅誠信自守非法不言王告諸臣今若見此兒在時所著衣服寧識之不諸臣對曰雖自久遠臣故識之王顧使從急還內藏取前亡兒衣來須臾衣至王曰此是不對曰實是其衣王曰今儻見兒身為識之不臣下皆默然良久曰臣自弊闇卒覩不別王始欲說本前見道人來到王所王大歡喜起頭面

著地為道人作禮臣下莫不歡喜道人就座王叉手具
白前緣今故嚴出欲示本末願為此國臣民開導愚癡
令知真法道人即為臣下說王本變欲知王者本是先
王持蓋小兒常隨先王齋戒一日不犯其後過世魂神
還生為王作子令致尊貴皆由宿行臣下大小莫不僉
然曰吾等幸遇得覩道人願遂哀愍乞為弟子道人告
言我師號曰佛身具足相好獨步三界教授不虛佛今
去此乃六千里須臾語頃道人飛到舍衛國具以啓佛

彼國人民甚可愍傷今皆誠心願欲見佛唯垂大慈開
示真道佛便許可明日到夫延國佛為王及臣民等說
法云欲知普達王及道人本末不阿難言願聞其事佛
言乃昔摩訶文佛時王為大姓家子其父供養三尊父
命子傳香時有一侍使意中輕之不與其香罪福響應
故獲其殃雖暫為驅使奉法不妄今得為王道人本是
侍使時不得香人雖不得香其意無恨即立誓言若我
得道當度此人福願果合今來度王并及人民王聞佛

說其本末意解即得須陀洹國中人民聞經皆受五戒
十善以為常法又阿育王經云昔阿恕伽王見一七歲
沙彌將至屏處而為作禮語沙彌言莫向人道我禮汝
時沙彌前有一澡瓶沙彌即入其中從澡瓶中復還來
出而語言王慎莫向人道沙彌入澡瓶中復還來出王
即語沙彌言我當現向人說不復得隱是以諸經皆云
沙彌雖小亦不可輕王子雖小亦不可輕龍子雖小亦
不可輕沙彌雖小能度人王子雖小能煞人龍子雖小

能興雲由興雲故致雨雷電霹靂感其所小而不可輕也又付法藏經云昔佛涅槃一百年後有阿育王信敬三寶常作般遮于瑟大會王至會日香湯洗浴著新淨衣上高樓上四方頂禮遙請衆僧聖衆飛來凡二十萬王之信心深遠難量見諸沙門若長若幼若凡若聖皆迎問訊恭敬禮拜時有一臣名曰夜奢邪見熾盛無信敬心見王禮拜而作是言王甚無智自屈貴德禮拜童幼王聞是已便勅諸臣各遣推覓自死百獸人仰一頭

唯使夜奢獨求人首得已各勅詣市賣之餘頭悉售夜奢人頭見者惡賤都無買者數日欲臭衆人見已咸共罵辱而語之言汝今非是旃陀羅人夜叉羅刹云何乃捉死人頭賣夜奢爾時被罵辱已來詣王所而白王言臣賣人頭反被罵辱尚無欲見況有買者王復語言若無買者但當虛與夜奢奉教重齋入市唱告衆人無錢買者今當虛與市人聞已重加罵辱無肯取者夜奢慚愧還至王所合掌白王此頭難售虛與不取反被罵辱

況有買者王問夜奢何物最貴夜奢答王人最爲貴王
言若貴何故不售夜奢答王人生雖貴死則卑賤王問
夜奢吾頭若死同此賤不夜奢惶懼怖不敢對王即語
言施汝無畏汝當實答夜奢惶怖俛仰答王王頭若死
亦同此賤王語夜奢吾頭若死同此賤者汝何怪我禮
敬衆僧卿若是吾真善知識宜應勸我以危脆頭易堅
固頭如何今日止吾禮拜夜奢爾時聞王此語方自悔
責改邪從正歸敬三寶以是因緣衆生聞者若見三寶

應當至心恭敬禮拜又四分律云賓頭盧羅漢本是優
填王臣由精勤苦行王放出家得阿羅漢果王後每出
城叅禮寺去城二十里諸佞臣見賓頭盧不起迎王惡
心諫王王於後取佞臣諫危欲煞之賓頭盧見王後來
入門便下牀七步迎之王怒曰大德由來難動今避席
迎何耶答曰王前有好心來故不起迎今懷惡心來若
不起迎必當見煞王歎曰善哉弟子愚慙妄受佞言不
識凡聖王請悔過雖免地獄然賓頭盧記王由僧起迎

故却後七日必失王位恰如依記被他鄰國興兵來捉

經十二年鎖腳囚禁

自外云云

迷曰以是義故特須敬慎不得自高恐損來報比見俗人微受官位不生信心妄起高慢訶罵僧尼種種毀辱或立廳前身處高牀遣人拖牽非理恥撻敗善增惡無過此等雖犯王法亦須以理外法雖行內須省愧道俗同凡居住三界未得入聖已來誰之無過然出家之人雖內無實行交現剃髮身被法服覩相生善見者生恭

破戒僧尼亦能昇座種種說法利益羣生前人聞見修持六度展轉相化因修善行未來生處近得人天遠成聖果得此聖已復更展轉利益無窮譬如一燈熒百千燈明終不盡量此無盡之法皆由前破戒僧尼說法化功得斯大利既有此益各須自慎縱欺得千百萬出家之人未能現獲一毫之益唯加惡名流布四海未來生處歷劫受殃故經曰一念之惡能開五不善門如後迷之也又禰寶藏經云月氏國王名旃檀罽尼吒聞罽賓

國尊者阿羅漢字祇夜多有大名稱思欲相見即與諸臣往造彼國於其中路心竊生念言我今為王王於天下一切人民靡不敬伏自非有德何能任我供養作是念已遂便前進彼國有人告尊者言月氏王與諸羣臣從遠來相見唯願尊者整衣服共相待接時尊者答言我聞佛語出家之人道尊俗表唯德是務豈以服飾出迎接乎遂便靜默端坐不出於是月氏王至其住處見尊者祇夜多觀其威德倍生敬信即前稽首却住一面

時尊者欲唾月氏國王不覺前進授唾器時尊者即語
王言貧道今者未堪為王作福田也胡為躬自枉屈神
駕時月氏王深生慚愧我向者已知王心自非神德何
能爾也即便為王略說教法言王來時道好去如來時
王聞教已即便還國至其中路羣臣怨言我等遠從大
王往至彼國竟無所聞空然還國時王報言向尊者為
我說法來時道好去如來時卿等不解此耶以我往昔
持戒布施修造功德以植王種今享斯位復修積善當

來之世必重受福故誠我言王來時道好去如來時羣臣聞已稽首謝言臣等下愚竊生妄解大王神德妙契玄旨積德所種故享斯位羣臣歡喜言已而退又十誦律云爾時世尊說本生因緣語諸比丘過去世時近雪山下有三禽獸共住一鷄鳥二獼猴三象是三禽獸初互相輕慢無恭敬行同作是念我等何為不相恭敬若前生者應供養尊重教化我等爾時鷄鳥獼猴問象言汝念過去憶何事時是處有大葷菱樹象言我小時行

此樹在我腹下過象鵝問獼猴言汝憶何事答言我憶小時坐地捉此樹頭按令倒地象語獼猴汝年大我我當敬汝為我說法象獼猴問鵝鳥言汝憶何事答言彼有大華茂樹我嗽其子於此大便乃生斯樹長大如是是我所憶獼猴語鵝汝年大我我當供養汝汝當為我說法爾時象恭敬獼猴從聽受法為餘象說獼猴恭敬鵝鳥從聽受法為餘獼猴說法鵝鳥為餘鵝鳥說法

依四分律鳥騎猴上
猴乘象上處處遊行

教化
說法

此三禽獸先喜煞盜姪妄語後相誠止即捨此過命

終皆生天上爾時世人見獸廣行善法不侵人穀各自相
誠云畜生尚能恭敬何況我等爾時世人皆相恭敬奉行
五戒命終之後皆得生天佛語比丘爾時鵝者則我身是
獼猴者舍利弗是象者目連是佛言畜生無知尚相恭敬自
利利他何況汝等以信出家不相尊敬爾時世尊即說偈言

若人不敬佛 及佛弟子衆 現世人訶罵

後世墮惡道 若人知敬佛 及佛弟子衆

現世人讚歎 後世生天上

佛種種因緣讚歎恭敬法已語諸比丘從今先受大戒
乃至大須臾時是人應先坐先受水先受飲食

敬益部

如寶性論云三寶有六義故須敬也一者希有義如世
寶物貧窮之人所不能得三寶如是薄福衆生百千萬
世不能值遇故名為寶二者離垢義如世真寶體無瑕
穢三寶如是絕離諸漏故名為寶三者勢力義如世珍
寶除貧去毒有大勢力三寶如是具不思議六神通力

故說為寶四者莊嚴義如世珍寶能嚴身首令身姝好
三寶如是能嚴行人清淨身故故說為寶五者最勝義
如世珍寶譬諸物中勝三寶如是一切世中最為殊勝
故名為寶六者不改義如世真金燒打磨鍊不能變改
三寶如是不為世間八法所改故名為寶又具六意故
須敬也一佛能誨示法是良藥僧能傳通皆利益於我
報恩故敬二末代惡時傳法不易請威加護故須致敬
三為物生信稟承故敬四示僧尼敬事儀式五令樂供

養法得久住故敬六為表勝相故敬故成實論云三寶最吉祥故我經初置

違損部

如像法決疑經云乃至一切俗人不問貴賤不得搗打三寶奴婢畜生及受三寶奴婢禮拜皆得殃咎故薩遮尼捷經云若破塔寺或取佛物若教作助喜若有沙門身著染衣或有持戒破戒若繫閑打縛或令還俗或斷其命若犯如是根本重罪決墮地獄受無間苦以王國

內行此不善諸仙聖人出國而去大力諸神不護其國
大臣諍競四方咸起水旱不調風雨失時人民饑餓劫
賊縱橫疫癘疾病死亡無數不知自作而怨諸天又仁
王經云國王大臣自恃高貴滅破吾法以作制法制我
弟子不聽出家不聽造作佛像立統官制等安籍記錄
僧事比丘地立白衣高座又國王太子橫作法制不依
佛教因緣破僧因緣統官攝僧典主僧籍苦相攝持佛
法不久又大集經云佛言所有衆生於現在世及未來

世應當深信佛法衆僧彼諸衆生於人天中常得受於
勝妙果報不久當得入無畏城如是乃至供養一人為
我出家及有依我剃除鬚髮著袈裟片不受戒者供養
是人亦得功德乃至入無畏城以是緣故我如是說若
復有人為我出家不持禁戒剃除鬚髮著袈裟片有非
法惱害此者乃至破壞三世諸佛法身報身乃至盈滿
三惡道故佛言若有衆生為我出家剃除鬚髮被服袈
裟設不持戒彼等悉已為涅槃繫印之所印也若復出家

不持戒者有以非法而作惱亂罵辱毀訾以手刀杖打縛斫截若奪衣鉢及奪種種資生具者是人則壞三世諸佛真實報身則挑一切天人眼目是人為欲隱沒諸佛所有正法三寶種故令諸天人不得利益墮地獄故為三惡道增長盈滿故爾時娑婆世界主大梵天王而白佛言若有為佛剝除鬚髮被服袈裟不受禁戒受已毀犯其剎利王與作惱亂罵辱打縛者得幾許罪佛言大梵我今為汝且略說之若有人於萬億佛所出其身血

於意云何是人得罪寧為多不大梵王言若人但出一
佛身血得無間罪尚多無量不可算數墮於阿鼻大地
獄中何況具出萬億諸佛身血也終無有能廣說彼人
罪業果報唯除如來佛言大梵若有惱亂罵辱打縛為
我剃髮著袈裟片不受禁戒受而犯者得罪多彼何以
故是人猶能為諸天人示涅槃道是人便已於三寶中
心得敬信勝於一切九十五道其人必速能入涅槃勝
於一切在家俗人唯除在家得忍辱者是故天人應當

供養何況真能受持禁戒三業相應其有一切國王及
以羣臣諸斷事者如其見有於我法中而出家者作大
罪業大煞生大偷盜大汙梵行大妄語及餘不善但擯
出國不聽在寺同僧事業亦不得鞭打亦不應口業罵
辱加其身罪若故違法而謫罰者是人便於解脫退落
受於下類遠離一切人天善道必定歸趣阿鼻地獄何
況鞭打為佛出家具持戒者又十輪經云佛言族姓子
有四種僧何等為四一第一義僧二淨僧三瘧羊僧四

無慚愧僧云何名第一義僧諸佛菩薩辟支及四沙門果
是七種人名為第一義僧在家得聖果者亦名第一義僧
云何名為淨僧諸有能持具足戒者是名淨僧云何名為
瘞羊僧不知犯不犯輕重微細罪可懺悔愚癡無智不近
善知識不能諮問深義是善非善如是等相名為瘞羊僧
云何名無慚愧僧若有為自活命來入佛法悉皆毀犯破
和合僧不畏後世放縱六情貪著五欲如是人等名為無
慚愧僧

如是四僧
並須恭敬

又大悲經云佛告阿難於我法中但使

性。是沙門。汙沙門。行。自稱沙門。形似沙門。當有被著袈裟衣者。於此賢劫。彌勒為首。乃至最後虛遮如來。彼諸沙門。如是千佛。於無餘涅槃界。次第當得入般涅槃。無有遺餘。何以故。如是一切諸沙門。中乃至一稱佛名。一生信者。所作功德。終不虛設。阿難。我以佛智。測知法界。非不測知。阿難。所有白業。得白報。黑業。得黑報。若有淨心。諸衆生等。作是稱言。南無佛者。彼人以是善根。必定得近涅槃。何況值佛親承供養。又十輪經云。佛言。若諸比丘。依佛法出家。一切

天人阿修羅皆應供養若護持戒不應謫罰閉繫則其手足
乃至奪命悉無是法若有破戒比丘如敗膿壞非梵行而
言梵行退失墮落聖道果證為諸煩惱結使所壞猶能開示
一切天龍人非人等無量功德珍寶伏藏是以依我出家
若持戒若破戒我悉不聽輪王大臣宰相不得謫罰繫閉
加諸鞭杖截其手足乃至斷命況復餘輕犯小威儀破戒
比丘雖是死人是戒餘力猶如牛黃是牛雖死人故取之亦
如麝香死後有用能大利益一切衆生惡行比丘雖犯禁戒

其戒勢力猶能利益無量天人譬如燒香香體雖壞熏他令香破戒比丘亦復如是自墮惡道能令衆生增長善根以是因緣一切白衣不應侵毀輕蔑破戒比丘皆當守護尊重供養不聽謫罰繫閉其身乃至奪命爾時世尊而說偈言

瞻蔔華雖萎 勝於諸餘華 破戒諸比丘

猶勝諸外道

又大集經世尊說偈云

剃頭著袈裟 持戒及毀戒 天人可供養

常令無有乏如是供養彼則為供養我

若能為敬法歸依而剃頭身著袈裟服

說彼是我子假使毀禁戒猶住不退地

若有撻打彼則為打我身若有罵辱彼

則為罵辱我是人心欲滅正法大明燈

為財共鬪諍刹利同生瞋

又十輪經云譬如過去有王名曰福德若有人犯罪過乃至繫縛王不欲奪命將付狂象爾時狂象捉其二足欲撲

其地而見此人著染色衣故狂象即便安徐置地不敢損傷共對蹲坐以鼻舐足而生慈心族姓子象是畜生見染衣人尚不加惡生於害心乃至未來世有旃陀羅王見我法中有人出家堪任法器及不成法器故作逼惱或奪其命命終之後必墮阿鼻地獄

頌曰

經行林樹下 求道志能堅 既有神通力
振錫遠乘煙 一登四弘誓 至道莫能先

不貪曠劫壽
何論延促年

感應緣

略引十
一驗

魏沙門釋曇妙

晉沙門釋道開

晉司空何充弱

晉廬山七嶺聖僧

晉沙門釋僧朗

晉沙門釋法相

晉沙門釋法安

宋沙門慧遠

宋沙門釋慧全

齊沙門釋慧明

神州諸山聖僧

前魏太武時沙門曇始甚有神異常坐不卧五十餘年足不躡履趺行泥穢中奮足便淨色白如面俗號曰白足阿練也至赫連昌破長安不信佛法刑害僧尼始被白刃不

傷由是僧尼免死者衆太武敬重死十餘年形色不改
西晉沙門釋道開燉煌人出家山居服練松栢三十年後
唯吞小石子行步如飛不耐人樂幽靜在抱腹山多年石
虎時來自西平日行七百里至鄴周行邑野救諸患苦得
財即散徒行而已石氏將末與弟子來建鄴入南羅浮遂
卒山舍袁彥伯興寧中登山禮其枯骸也

東晉司空何充弱而信法於齋立座數年以待神聖設會
於家道俗甚盛坐中一僧容服垢汙神色低陋自衆陞座

拱然而已一堂怪之謂在謬僻充亦不平形於顏色及行中食僧飯
於坐事畢提鉢而出堂顏充曰何徒勞精進耶即擲鉢空中凌
虛而逝充及道俗目送天際追共惋恨稽悔累旬

右三驗出
梁高僧傳

晉廬山七嶺同會於東共成峯竄其崖窮絕莫有昇者晉
太元中豫章太守范甯將起學館遣人伐材其山見人
著沙門服凌虛直上既至則迴身踞其峯良久乃與
雲氣俱滅時有採藥數人皆共瞻覩當時能文之士咸
為之興沙門釋曇諦廬山賦曰應真凌雲以踞峯眇翳

景而入冥者也

晉沙門釋僧朗者戒行明嚴華戎敬異嘗與數人俱受
法請行至中途忽告同輩曰君等留寺衣物似有竊者
同旅即返果及盜焉晉太元中於奉高縣金興山谷起
立塔寺造製形像符堅之末降斥道人唯敬朗一衆不
敢毀焉於時道俗信奉每有來者人數多少未至一日
輒已逆知使弟子為具必如言果到其谷舊多虎常為
暴害立寺之後皆如家畜鮮卑慕容德以二縣租課充

其朝中至今號其谷為朗公谷也

晉沙門釋法相河東人也常獨山居精苦為業鳥獸集其左右馴若家獸太山祠大石函以盛財寶相時山行宿於其廟見一人玄衣武冠令相開函言終不見其函石蓋重過千鈞相試提之飄然而開於是取其財寶以施貧民後渡江南住越城寺忽遨遊放蕩優俳滑稽或時裸袒干冒朝貴鎮北將軍司馬恬惡其不節招而配之頻傾三鍾神氣清怡恬然自若年八十九元興末卒

晉沙門釋法安者廬山之僧遠法師弟子也義熙末陽新縣虎暴甚盛縣有大社樹下有築神廟左右民居以百數遭虎死者夕必一兩法安嘗避其縣暮投此村民以懼虎早閉門閭且不識法安不肯受之法安遙之樹下坐禪通夜向曉有虎負人而至投樹之北見安如喜如跳伏安前安為說法授戒虎踞地不動有頃而去至旦村人追死者至樹下見安大驚謂其神人故虎不害自茲以後而虎患遂息衆益敬異一縣士庶略皆奉法

後欲畫像山壁不能得空青欲用銅青而又無銅夜夢人逕其牀前云此中有兩銅鐘便可取之安明即掘得遂以成像後遠法師鑄像安送一勸助餘一武昌太守熊無患借觀之遂留不改

宋孝文時江陵長沙寺沙門慧遠者本名黃遷即禪師慧印之弟子也印每入定見遠是印之先師雖應為蒼頭故度為弟子常寄江陵楊家行般舟勤苦歲餘頗有感變一日十會通見遠身而般舟之處行道如故自尅

終日至期果卒久之現形多寶寺僧曇珣曰明年二月二十三日當與天人相迎言已不見珣於是日設大法會建捨身齋其日苦氣自知必盡三更中聞空中樂磬聲香煙甚異珣曰遠公之契至矣尋爾神遊

宋沙門釋慧全涼州禪師也開訓教授門徒五百有一弟子性頗麤暴全常不齒後忽自云得三道果全以其無行永不信許全後有疾此弟子夜來問訊時戶猶閉如故全頗驚異欲復驗之乃語明夕更來因密塞窻戶

加以重關弟子中宵而至逕到牀前謂全曰闍黎可見
信來因曰闍黎過世當生婆羅門家全曰我坐禪積業豈
方生彼弟子云闍黎信道不篤兼外學未絕雖有福業
不能超詣若作一勝會得飯一聖人可成道果耳全於
是設會弟子又曰可以僧伽黎布施若有須者勿擇長
幼及會訖施衣有一沙彌就全求衣全謂是其弟子全
云吾欲擬奉聖僧那得與汝迴憶前言不得擇人便以
歡施他日見此沙彌問云先與汝衣著不大耶沙彌曰

非徒不得衣亦有緣事愧不預會全方悟先沙彌者聖
所化也弟子久乃過世過世之時無復餘異唯塚四邊
時有白光全元嘉二十年猶存居在酒泉

右六驗出
冥祥記

齊始豐赤城山有釋慧明姓康康居人祖世避地於東
吳止赤城山石室於是栖心禪誦畢命枯槁後於定中
見一女神自稱呂姥云常加護衛或時有白猿白鹿白
蛇白虎遊戲堦前馴伏宛轉不令人畏齊竟陵文宣王
聞風祇揖頻遣三使殷勤敦請乃暫出山至京師到第

文宣敬以師禮少時辭還山苦留不止於是資終發遣以建武之末卒於山中春秋七十矣

仰尋震旦海曲神州諸山伽藍泉巖石室有修道人所居聖寺有行者咸見非一旦迷三五用為實錄餘之不盡不可備論昔晉太元初有燉煌沙門竺曇猷乞食坐禪強志勤業遊會稽剡縣赤城山有羣虎來前猷為說法一虎獨眠乃以如意杖打頭有十圍蛇繞之都無怖色又山神捨宅與之作寺又往赤城山宴坐此山與天

台瀑布四明連屬父老云天台山有聖寺猷往尋之石
橋跨谷青滑難渡橫石斷路無由得達旬宿橋首聞彼
行道唱薩聲便潔齋自勵忽見橫石澗開猷便前度具
覩精舍神僧燒香中食畢謂曰却後十年自當來此○
齊鄴下大莊嚴寺沙門圓通者感一神僧夏中聽講夏
罷自恣就辭云在竹林寺邀通過之具問道徑來年尋
至在彼山東鄴之西北神僧迎接具見門開房宇華敞
林木侵天經宿周流意言道合便有終焉之思神僧為

諸大和上乃不許之及還舊路三里之外反望莫覩後
之往者不知其處○近鄧州有沙門名道勒者於州北
倚立山巖追訪具見周循歷覽實為住寺衆具皆備但
不見人却下重尋便失歸路乃於道次築室擬尋汾州
東南介山抱福巖者山居之僧數見沙門乘空來往又
涼州南洪崖窟沮渠蒙遜所造碑寺見存有素聖僧常
自行道人來便止人去尋行故旁側足跡納納示現然
徒衆不可見之

述曰如名僧傳三十卷梁高僧傳四十
卷及百家史傳凡聖碩德數千餘僧積

功殊異道俗所欽或散配諸篇或
文繁不錄且列少多示知僧德

法苑珠林卷二十七

校譌

第十紙

二行法宋
南藏作伍

第二十七紙

三行其日之
日南藏作目

音釋

髻

他計切
髻髮

懣

彌列切
輕易也

疊

許刃切
血塗器曰疊

晡

奔謨切
加申時

售

承呪切
物去手也

齎

賤西切
持也

慙

陟降切
愚也

撻

他達切
打擊也

罽

言器切

鷄

當括切
黃雀

搯

職瓜切
箠擊

疫癘

疫越逼切
癘力霖切
癘疾也

謫

側格切
責也

也

撲

匹各切
擊也

舐

甚尔切
銛也

鄴

魚怯切
地名

𪔐

逆各切
崖崿也

掘

具月切
穿

也

欽定四庫全書

法苑珠林卷二十八

唐 釋道世 撰

敬拜篇第九

述意部

原夫上聖垂慈至人利物意欲導四生於寶所運三有
於大車師弟異軌而同歸法俗殊途而一致所以立像
表真龔訓常俗寄指筌月出道恒規但以妄著我人情

慢汧流隨業漂淪無思悛草良由封迷累劫不識三尊
愚憊頑執罕逢十聖是故命如風燭難可駐留形同石
火豈容長久況復五濁交侵四蛇常逼而能安忍翫茲
虛幻故使大聖慈悲適化陶誘行中要切無過禮懺行
道故龍樹十住論云菩薩晝夜各有三時於此六時禮
拜十方諸佛懺悔勸請隨喜迴向菩薩來至阿惟越地
依此修行速成不退如念東方善德佛等十方諸佛本
願力故若有衆生於先佛所種諸善根聞是佛名即能

信受便得不退菩提之心亦由愚識常聞惡聲今忽聞
喚南無佛名忽然驚喜情慮欣泰罪滅福生故經云敬
禮此佛能除百萬生死重罪或言能除千劫生死重罪
若不依此階級以動凡心則負罪者累劫受殃但聞佛
名無不踊躍我有何罪不見真容雨淚滂沱一心合掌
我有何善聞佛名號欣喜加敬瞻仰聖顏愛戀無厭用
此悲慶信根日增如此通情識心無累則於敬禮常加
歸命比見道俗聞唱佛名身雖逐禮心乃外緣中途闕

錯都不省悔無信無慚於是乎在或有道俗屏處禮拜
或升或沉身心惰慢曾無驚懼不敬之罪於是轉加或
有道俗對衆禮拜千僧萬俗高聲唱和急度而禮身不
逐拜心不敬思類同點兵但記空名如碓上下勞無多
益上來略疏非無斯咎苟求名利不存忠敬依信能入
發生智識信既不行能入何寄自下略述五意並依聖
教示其真偽請除妄歸真功成究竟也

功能部

仰惟大覺之慈至極之聖宿祐嘉運冥感應期聞名致敬則勝業肇於須臾憑心想化則妙果成於曠劫故五十三佛聲益微塵之前三千至真光燦恒沙之後二十五佛功利救苦之厄娑婆七寶不逮一禮之福雖合掌之因似賒而樹王之報漸及故知禮拜稱讚豈虛棄功德誠呈敬冥益福利故智度論云若菩薩未入法位遠離佛法壞諸善根設在煩惱自不能度安能度人是故不應遠離諸佛譬如嬰兒不離其母行路不離糧食熱

時不離涼風寒時不離煖火度水不離堅船病苦不離
良醫是故菩薩常不離佛何以故父母親友人天王等
不能益我度諸苦海惟佛世尊令我出苦是故常念不
離諸佛也又藥王藥上經云釋迦牟尼佛告大衆言我
昔無數劫時於妙光佛末法之中出家學道聞五十三
佛名聞已合掌心生歡喜復教他人令得聞持他人聞
已展轉相教乃至三千人此三千人異口同音稱諸佛
名一心敬禮以是因緣功德力故即得超越無數億劫

生死之罪其初千人者始從華光佛為首下至毗舍浮
佛於莊嚴劫得成佛道即過去千佛是也此中千佛者
始從拘樓孫佛為首下至樓至佛於賢劫中次第成佛
後千佛者始從日光佛為首下至須彌相佛於星宿劫
中當得成佛現在十方諸佛善德如來等亦得聞是五
十三佛名故於十方世界各得成佛若有善男子善女
人及餘一切衆生得聞是五十三佛名者是人於百千
萬億阿僧祇劫不墮惡道復有人能聞是五十三佛名

者生生之處常得值遇十方諸佛若復有人能至心敬禮五十三佛名者除四重五逆及謗方等經皆悉清淨以是諸佛本誓願故於念念中即得除滅如上諸罪

三

佛名在諸佛集劫經名號種種國土等在賢劫經千佛中釋迦當第四成佛也又決定毗尼經

云若能至心敬禮三十五佛其人功德無量無邊又佛名經云若善男子善女人聞此二十五佛名至心受持讀誦恭敬禮拜得離地獄餓鬼畜生三惡道苦得除瞋恚愚癡滅百劫重罪常生十方淨佛國土設復有人滿

三千大千世界七寶一百歲中常用布施猶不如誦持禮拜二十五佛名功德千分不及一乃至筭數譬喻所不能知何以故以衆生善根微薄不得聞此佛名若善男子善女人得聞此二十五佛者非於一佛十佛所種諸善根是人乃於千佛萬佛所種諸善根然後乃得聞此佛名是人超越四十八劫在前成佛若復有人不信此二十五佛名得此功德是人當墮阿鼻地獄滿足百劫舍利弗若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欲懺悔諸罪當淨洗浴著新淨衣淨

治室內敷好高座安置尊像懸二十五枚旛種種華香供養
誦此二十五佛名日夜六時懺悔滿二十五日滅四重八重
等罪式叉摩那沙彌沙彌尼亦復如是又文殊問經讚佛偈云

我禮一切佛 調御無等雙 丈六真法身

亦禮於佛塔 生處得道處 法輪涅槃處

行住坐卧處 一切皆悉禮 諸佛不思議

妙法亦如是 能信及果報 亦不可思議

能於此祇夜 讚歎如來者 於千萬億劫

不墮於惡道

又菩薩本行經云正使化無數億計人成辟支佛有人百
歲四事供養功德甚多不如有人以歡喜心一四句偈讚
歎如來功德無量又善生經云以四天下寶供養於佛又
以重心讚歎如來是二福德等無差別又大悲經云一稱
佛名南無佛者以是善根入涅槃界不可盡也

述曰既知聖教禮佛功德不可思議是故行者常須作意
不得自惰恐無常忽至瞻禮無處譬鼠入角路窮何趣是

故經中世尊說偈云

命如風中燈 不知滅時節 今日復明日

不覺死輪至 冥冥從業緣 不知生何道

又上生經云若有禮敬彌勒佛者除却百億生死之罪乃
至來世龍華樹下亦得見佛又云我滅度後四衆八部聞
名禮拜命終往生兜率天中若有男女犯諸禁戒造衆惡
業聞是菩薩大悲名字五體投地誠心懺悔一切惡業速
得清淨若有歸依彌勒菩薩當知是人得不退轉彌勒成

佛見佛光明即得受記又增一阿舍經云禮佛有五功德一者端

正

以見相好生尊上故

二得好聲

以見佛時三自稱曰南無如來至真等正覺故

三多饒財

以具華香燈明

隨力供養故也

四生處高貴

以見佛時心無染著又能右膝著地長跪叉手禮故

五生天上

以念佛功德法爾故

又金剛三昧經云若有暫聞佛勝智慧深心隨喜不起誹謗者於百千劫不墮惡道生處值佛乃至念佛法身功德無邊又

普賢觀經云若有晝夜六時禮十方佛誦大乘經思第一義

甚深空法一彈指頃除百萬億那由他恒河沙劫生死之罪行

此法者真是佛子從諸佛生十方諸佛及諸菩薩為其和上

是名具足菩薩戒者不須羯磨自然成就應受一切人天供養又涅槃經云若於佛法供養一香燈乃至獻一華則生不動國善守佛僧物塗掃佛僧地像塔如母指常生歡喜心亦生不動國此即淨土常嚴不為三災所動也

普敬部

敬惟法身無相應現十方謂四方四維上下俗儒所說唯據此洲洲外有洲古今未說若依內典通窮無際橫亘十方傍羅異域今佛教中娑婆忍土百億日月四重圍輪大千世界名一佛土

此猶據化佛釋迦如來所王之域故華嚴經云盧舍那
佛報身如來所王之土復過是數盡十方界非凡所謀
故梵網經偈云

我今盧舍那 方坐蓮花臺 周匝千華上

復現千釋迦 一華百億國 一國一釋迦

各坐菩提樹 一時成佛道

如經所云千華千佛即以一葉為一華故一華千葉千
佛現世又如普賢觀經云毗盧遮那如來所王之土遍

一切處其佛住處名常寂光據此明住無住之住引凡
虛心令其敬仰至理而論安有住處如是十方無量世
界諸佛如來無時息化過現未來約凡生滅據化而說
若依實教聖化恒周功齊法界不可以一域為局不可
以三世限論也今且據釋迦一代現化而述故權受胎
八相成道利益淺機漸通大教乃至父母諸親俗尊上
禮如來何況下凡而不虔敬也又佛說十二佛名神名
神呪除障滅罪經云爾時世尊告彌勒菩薩言彌勒東

方去此佛刹有十不可說諸佛刹億百千微塵等過爾
許諸刹有一佛土名曰解脫主世界彼世界有一佛名
曰虛空功德清淨微塵等目端正功德相光明華波頭
摩瑠璃光寶體香最上香供養訖種種莊嚴頂髻無量
無邊日月光明願力莊嚴變化莊嚴法界出生無障礙
王如來若善男子善女人犯四重五逆誹謗三寶及犯
四波羅夷是人罪重假使如閻浮履地變為微塵一一
微塵成於一劫是人若有若干劫罪稱是一佛名號禮一

拜者悉得滅除況復晝夜受持讀誦憶念不忘者是人
功德不可思議而彼佛世界中有菩薩名無比無障礙
王如來授彼菩薩記當得成佛號曰毫相日月光明皎
寶蓮華堅如金剛身如毗盧遮那無障礙眼圓滿十方
放光普照一切佛剎相王如來彼東方復有佛名曰一
切莊嚴無垢光如來南方有佛名曰辯才瓔珞思念如
來西方有佛名曰無垢月相王名稱如來北方有佛名
曰華莊嚴作光明如來東南方有佛名曰作燈明如來

西南方有佛名曰寶上相名稱如來西北方有佛名曰
無畏觀如來東北方有佛名曰無畏無怯毛孔不豎名
稱如來下方有佛名曰師子奮迅根如來上方有佛名
曰金光威王相如來爾時佛告彌勒若有正信善男子
善女人稱此十二諸佛名號之時經於十日當修懺一
切諸罪一切衆生所有功德皆隨喜勸請一切諸佛久
住於世以諸善根迴向法界是時即得滅一切諸罪得
淨一切業障即得具足成就莊嚴一切佛土具足無畏

具足身相具足菩薩眷屬圍繞具足無量三昧具足如意佛刹莊嚴行阿耨菩提而得端正可喜果報爾時世尊而說偈言

若有善男子 若有善女人 受持此佛名

生生世世中 得他人愛敬 光明威力大

生處為人尊 於後得成佛

又尸迦羅越六向拜經云佛在世時有長者子名尸迦羅越早起洗浴著衣六方各向四拜佛入王舍城來越

遙見之佛到家問之何為六向拜此應何法越言父在
時教我不知何應佛言父教汝禮不以身拜越便長跪
言願佛為我解此六意佛言聽之其有長者黠人能持
四戒不犯者今世為人所敬後世生天一不煞生二不
偷盜三不愛他人婦女四不妄言兩舌貪恚愚癡不能
制此四意者名為日暗如月盡時光明稍冥能自制惡
意者如月初生其光稍明至十五日盛滿時也佛言東
向拜者謂子事父母當有五事一者當念治生二者早

起勅令奴婢時作飯食三者不益父母憂惱四者當念
父母恩重五者父母疾病當懼求醫療之父母視子亦
有五事一者當念令去惡就善二者當教計算書疏三
者當教持經戒四者當與娶婦五者家中所有當給與
之南向拜者謂弟子事師當有五事一者當敬難之二
者當念其恩三者所教隨之四者思念不厭五者當從
後稱譽之師教弟子亦有五事一者當令疾知不忘二
者當勝他人弟子三者欲令知己不忘四者有諸疑難

悉為解說五者欲令弟子智慧勝師西向拜者謂婦事夫當有五事一者夫從外來當起迎之二者夫出不在當炊爨掃除待之三者不得有姪心於外夫罵詈之不得還言作色四者當用夫教誡所有什物不得藏匿五者夫若寢息蓋藏乃卧夫視其婦亦有五事一者出入當敬於婦二者衣食以時與之三者當給與金銀珠璣四者家中所有多少悉用付之五者不得於外耽畜傳御北向拜者謂人視親屬朋友當有五事一者見之作

惡私往屏處諫曉呵止之二者小有急事當奔趣救護
之三者所有私語不得為他人說四者當相敬難五者
所有好物當多少分與之向地拜者謂丈夫視奴婢使
亦有五事一者當以時衣食二者病瘦當呼醫治之三
者不得妄撻捶之四者有私財物不得奪之五者分付
之物當平等與之奴婢事丈夫亦有五事一者當早起
勿令丈夫呼之二者所當作次用心為之三者愛惜丈
夫物不得棄捐乞人四者丈夫出入當送迎之五者當

稱譽丈夫善不得說其惡向天拜者謂人事沙門道人
當用五事一者以善心向之二者擇好言與語三者以
身敬之四者當戀慕之五者沙門道人中之雄當恭
敬承事問度世之法沙門道人當以六意視其凡庶一
者教施莫慳二者教之持戒不得自犯三者教之忍辱
不得恚怒四者教之精進不得懈怠五者教之一心不
得放意六者教人點慧不得愚癡如是行之為汝父在
時六向禮拜之教也何憂不富迦羅越聞已即受五戒

作禮而去

名號部

夫道與俗反名與實乖得其趣者玄會幽理何以然耶
至如俗中祖考不許述其名字若論內典諸佛名號稱
揚禮敬獲福無量良以諸佛如來大慈愍物降靈在俗
濟度為先有心希仰無不蒙益或以口稱或以心念或
以身禮三業加敬三毒清涼漸拔有根出於界繫有斯
大德故稱得福彼流俗者與上相違且順一生潛諱而

已遠祖後孫非諱所及孔門徵在可以鑒諸今依論中諸佛
名號標舉義類各有勝能故略釋之以例諸名如西云釋迦此云
能仁豈有一佛非能仁也如西云阿彌陀此云無量壽豈有一
佛非長壽也如東方善德佛乃至下方廣衆德佛豈有一物
非善德非廣德也只可題名同異據其功能力用齊等但心思
佛名號目覩金容敬心殷禮得福無量故十住毗婆沙論歎佛偈云

若有人得聞 說是諸佛名 即得無量福

如為寶月說 我禮是諸佛 今現在十方

其有稱名者 即得不退轉

述曰今創發起一切恭敬者一者謂普及為言切者謂盡際為語恭謂束身翹仰敬謂心無異念若不唱此恐心馳散故勤情恭敬正觀現前也敬禮常住三寶者如涅槃經云若有人聞常住二字是人生生不墮惡趣以法身凝然不變故常報身相續不斷故恒化身作用無休故不變又佛身體一隨義說三故釋迦云吾今此身即是法身由是法身所依持故如泥木靈像遠有所表

敬誠殷禮獲福無量輕心毀謗招罪彌殃然後供養嚴持香華運心周普作用佛事現前不現前常須普薦香華一切衣服飲食音樂等事皆共衆生等心供養無令斷絕故華嚴經中諸菩薩等所行供養隨心指相如見大山大雲大水大火即以為香山香雲八功德水七淨妙華運心作意無不成供乃至華林果樹例准行之禮佛者隨禮十方佛二十五佛三十五佛五十三佛賢劫千佛萬五千佛等稱名用意具如前述懺悔者所有輕

重自作教他見作隨喜義須披析悔前所犯慚愧慷慨
街悲滿目若不蒙誨示則守死長苦具明法用如下懺
悔篇述勸請者至誠求願諸佛觀諸衆生巨細無異望得
從願莫捨壽命願住多劫度脫衆生隨喜者他人作福
心生歡喜也迴向者迴諸福德向無上道發願者願是
能引行是起作若有願無行願則虛若有行無願行則
孤由有願故行不孤由有行故願不虛願行相扶證果
不虛故懺悔罪中亦兼有願願於今身償不入惡道受

即是通明也自外臨時准用可思

會通部

述曰今此所叙威容相狀中邊時俗各有異儀隨國行之以敬為本此乃初心非學不解故須委歷用曉未聞久行碩德固非所望然中天虔敬震旦不同彼則拜少而遶多此則拜多而遶少彼則肉袒露足而為恭此則巾屨備整而稱敬誠道俗之殊容乃方土之異等且自審詳威儀臨時緩急若容與朝覲則三業慇懃時序忽

切則四支削略斯並行藏要在要智出不思足使加敬盡
衷彼我通意者也故出曜經曰有信士威儀有出家威
儀有大道人威儀有小道人威儀由是善行趣道之基
故生善處以此文證明知歸信威儀入道之始不可隱
略故序以命之如俗中周禮有九品之拜出自太祝之
官斯非內教然禮貴從俗故也一曰稽首拜謂臣拜君
之拜也稽訓為稽計奚反即久稽留停頭至地少久也二
曰頓首拜謂平敵者如諸侯相拜也即以頭向下虛搖

而不至地也三曰空首拜此君答臣下之一拜也即以
頭至手所謂拜手也四曰振動拜謂敬重之戰慄動變
之拜也五曰吉拜謂拜而後稽顙謂齋縗不杖以下也
言吉者此殷之凶拜也周以其與吉拜頓首相近故謂
之吉拜即先作稽首拜後作稽顙顙是額也以額觸地
無容儀也六曰凶拜謂稽顙而後頓首拜謂三年服者
拜也七曰奇拜謂先屈一膝即今時所謂雅拜也一說
奇拜但一拜以答臣下之拜也八曰褒拜褒讀為報報

拜者再拜是也云。褒拜今時持節之拜也。即再拜於神與屍也。九曰肅拜。謂但俯下手。今時揖者是也。亦指婦人拜。又肅拜或至三也。空首奇拜。唯一餘則再拜之也。上並俗禮。正文鄭康成依位釋之。如此。今據內教以禮敬為初。大略為二。即身心也。佛法以心為其本身。為其末。故須菩提靜觀室內如來歎為禮見於法身蓮華色。尼初至寶階如來毀為拜於佛。故知靜處思微念念趣道觀形鑒貌新新在俗。能所未免相見。齊生我倒現前。

即為障道故佛約此而分身心敬也如能即色緣空觀境心造紛紛集趣不無染淨知識妄念未可清澄想到空時緣念斯絕今居凡地力極制御止得如斯念念自然漸能清淨常起兩觀不得單行謂知塵無境是漸背俗謂知識亦無心是漸向真如此策修長時不已分分增明三祇方就也又大慈經云佛告阿難南無佛者此是決定諸佛世尊名號音聲故稱言南無諸佛故過去有大商主將諸商人為摩竭大魚欲來吞舟由三稱南

無佛名並皆免難魚聞佛名以善心故捨身後世出家
得道何況有人得聞佛名聽聞正法親於佛所種諸善
根而不必定利益又十誦律佛語優波離稱和南者是
口語若曲身者是名心淨若比丘禮時從座起偏袒右
肩脫韋屣右膝著地以兩手接上座足禮

述曰依經云和南者梵語也或云那謨婆南等此猶非

正依本正云槃淡

唐言

我禮或云歸禮歸亦我之本情禮

是敬之宗致也或云歸命者義立代於南無也理事符

同表情得盡俗人重南無而輕敬禮者不委唐梵之交
譯也況復加以和南諸佛迷之彌復大笑又南無者善
見論翻為歸命覺亦云禮大壽又和南者出要律儀翻
為恭敬善見論翻為度我准此而言恭敬度我義通凡
聖豈和尚偏在尊師亦通上聖念救生也故經中來至
佛所云南無無所著至真等正覺是名口業稱歎如來
德也

敷座部

述曰敬尋經律無數座具之文但云脫屣禮足今據事
用理須坐具故四分律云為護身護衣護僧卧具故制
畜坐具既為身衣明知須設又坐具之用本是坐時之
具所以禮拜之中無其數文故如來將坐如常敷之准
此比丘自敷而坐不合餘人為敷今見西僧來至佛前
禮者必褰裙以膝在地合掌長跪口讚於佛然後頂禮
此乃遺風猶在恭相可准行之今時僧尼至於佛前並
令侍者為敷座具此蓋憍慢未是致敬之恭又至佛前

佇立待席方始禮者此亦不可又在牀上而設禮者此亦不敬如見尊長即須急拜安得覓席如見君王即須敬禮何得在牀人王凡尊尚恭不高何況法王輒相倫擬雖有餘敬終成惰慢故三千威儀經云不得在座上禮也

儀式部

述曰此部別有五儀式第一明脫履者此為申極敬儀也如此土羣臣朝謁之儀皆在殿廷履屨不脫有時上

殿則劍履皆捨此古之法非始今儀天竺國中地多濕熱以草為屣制令著之如見上尊即令脫却自餘寒國隨有履著行事之時脫足為敬若是白衣多著鞢鞋為恭初入寺內不勞脫足若入佛堂得脫也第二明偏袒者依律云偏露右肩或偏露一肩或偏露一膊所言袒者謂肉袒也示從依學有執作之務俗中袖挾右袂便穩於事是也今諸沙門但出一肩仍有衫襖非袒露法如大莊嚴論云沙門釋子者肩黑是也外道通黑沙門

露右故有不同律中但有三衣通肩被服如見長老乃偏袒之設以衣遮名為偏袒一何可笑也故知肉袒肩露乃是立敬之極然行事之時量前為袒如在佛前及至師僧懺悔禮拜並須依前右袒為恭若至寺外街衢路行則須以衣覆肩不得露肉西國濕熱共行不怪此處寒地人多譏笑故五分律云雖是我語於餘方不清淨者不行無過也第三明呈恭者故律云當令一心合十指爪掌供養釋師子或云叉手白佛者皆是歛容呈

恭制心不令馳散然心使難防故制掌合而一心也今禮佛者多有指合掌不合或有掌合而指開良由心慢而惰散也寧開指而合掌不得合指而開掌本欲來求福却反招慢過既知一心合掌之儀即須五體投地禮之故地持論云當五輪至地而作禮也又阿含經云二肘兩膝及頂名為五輪輪謂圓相五處皆圓唯令上下迴轉生福轉多名為輪也今有西僧禮拜之時多蹇足露膝先下至地然後以肘按地兩掌承空示有接足之

相也若前尊跏趺不垂脚坐者隨事而行不勞接足今
見禮者二手捺地兩足據後頭不至地亦是乖慢既知
五輪著地之儀即須知右膝跏跪之相經中多明胡跪
跏跪長跪斯並天竺敬儀不足可怪即是左右兩膝交
互跪地有所啓請悔過儀也第四明禮儀者聲論云繫
那寐者此云禮也智度論云禮法有三一是口禮謂
云和南是二屈膝頭不至地此名三頭頂至地是名下
名下禮也者挹中者跪上者稽首菩薩禮佛有三一者悔過品二

欽定四庫全書

法苑珠林
卷二十八

三

者隨喜迴向品三者請佛品問禮唯身業亦通三業耶
答禮通三業五輪至地為除身業不善稱揚名字歌讚
佛德為除口業不善心常緣念若鏡目前為除意業不
善為對佛眼故須身禮為對天耳故須口唱為對他心
故須意念由口業唱故聞慧得成由意業念故思慧得
成由身業禮故修慧得成由身業禮故戒學得成由意
業念故定學得成由口業唱故慧學得成上來所述且
綺互明之若據通門三業之中三學並攝也第五明邪

正者源此禮法於齊代初有西國三藏殷號勒那覩此
下凡居在邊鄙不開禮儀情同猴馬悲心內溢為翻七
種禮法文雖廣周逐要出之從麤至細對麤為邪對細
為正故階級有七意存後三也第一名我慢心禮者謂
依次位心無恭敬恃尊自德無師仰意恥於下問諮受
無所心無法據雖有設拜心馳外境如碓上下空無所
獲一形所作無境住心輕生薄道徒勞無益外觀似恭
內增慢惑猶如木人情不殷重五輪不具三業馳散是

名我慢禮也第二唱和求名禮者雖非高慢心無淨想粗正威儀身心詐恭見人身輕急禮人去身惰心疲稍似恭順片有相扶其福薄少非真供養良由口唱心散是名唱和禮也第三身心恭敬禮者聞唱佛名便念佛身如在目前相好具足莊嚴晃耀心相成就感對佛身手摩其頂除我罪業是以形心恭敬無有異念供養恭敬情無厭足心想現前專注無昧導利人天為上為最功德雖大猶未是智後多退沒是名身心禮也第四發

智清淨禮者良由達佛境界慧心明利深知法界本無
有礙由我無始順於凡俗非有有想非礙礙想今達自
心虛通無礙故行禮佛隨心現量禮於一佛即禮一切
佛一切佛即是一佛以佛法身體用通融故禮一拜遍
通法界如是香華種種供養例同於此法僧加敬我亦
同然雖三相別性理無殊故三乘名異解脫體同故知
一禮則一切禮一切禮則一禮如是三寶既能通達一
切三界六道四生同作佛想供養禮拜自淨身心蕩蕩

無障念佛境界心心轉明一拜一起為尊為勝即是淨業無窮果報無限是名發智禮也第五遍入法界禮者良由行者想觀自己身心等法從本以來不離法界亦不在諸佛身外亦不在諸佛身內亦不在我外亦不在我內自性平等本無增減今禮一佛即遍通諸佛所有三乘位地無漏我身既遍隨佛亦遍乃至法界空有二境依正兩報莊嚴供具無間行財隨緣遍滿不離法界隨心無礙並薦供養隨喜頂禮如一室中懸千百鏡有

人觀鏡鏡皆像現佛身清淨明逾彼鏡遞相涉入鏡無
不照影無不現此則攝他為總入他為別一身既爾乃
至一切法界凡聖之身及供養之具皆助隨喜悉同供
養有目者見無目者不覩如此行學法界軌門大有利
益故地持論有現前供養不現前供養不現前供養勝
現前供養以難成故既知我身在佛身內如何顛倒妄
造邪業不生愧恥又諸佛德用既齊名號亦等隨稱何
名名無不盡如稱一釋迦名禮召一切諸佛無不備周

如西云釋迦此云能仁豈有一佛非能仁也西云阿彌陀此云無量壽豈有一佛非長壽也西云彌勒此云慈氏豈有一佛非慈氏也故智度論云一佛勝能等一切佛勝能一切佛勝能等一佛勝能設一切佛不化衆生但一佛化生即功歸法界德用遍周是名遍入法界禮也第六正觀修誠禮者此明自禮自身佛不緣他境他身佛何以故一切衆生自有佛性平等本覺隨順法界緣起熾然但為迷故唯敬他身已身佛性妄認為惡縱

修此行常為偏倒若知己身極惡無佛性者縱敬他身終成
無益衆生迷倒雖發微善唯將法界供具供養他身無始已
來未曾將一燈一香一禮一餐供養己身佛性若能返照本
覺則解脫有期維摩經云如自觀身實相觀佛亦然又云不觀
佛不觀法不觀僧以見自身他身平等正法性故己心清淨即
是自性住佛性隨力修明即是引出佛性三祇果圓即是至得
果佛性若據妙達惟局大聖若論下凡雖未頓修不得不解如
涉遠道要藉自身欲見佛性要觀己佛法僧亦爾同體無二是

欽定四庫全書

法苑珠林
卷二十八

示

名正觀禮也第七實相平等禮者大意同前前猶存有禮有
觀自他兩異今此一禮無自無他凡聖一如體用同融如如
平等古今無別若見佛可尊可敬即見凡可卑可慢若起此
心還成僻執故般若經云是法平等無有高下是名阿耨菩
提以實相離念不可以心取不可以相求不可以禮敬不可
以慢情去高下離尊卑靜亂一原恭怠齊固安心此意是名
平等禮也故文殊禮文云不生不滅故敬禮無所觀此之一
禮凡夫淺識恐聞反謗上智之人內行平等外順修敬內

外合宜是名平等禮也又增一阿含經世尊所說偈言

若欲禮佛者 過去及當來 說於現在中

當觀於空法 若欲禮佛者 過去及當來

現在及諸佛 當計於無我 善業以先禮

最初無過者 空無解脫佛 此是禮佛義

若欲禮佛者 當來及過去 當觀空無法

此名禮佛義

頌曰

稽首三寶

歸誠十方

瞻仰尊敬

益福除殃

機路異色

慈誘同芳

隱顯相發

化應無彊

雖生慈土

感赴殊鄉

觀禮欣慶

福祚彌長

法性無二

縱隔何傷

虔誠一拜

周遍難量

感應緣

略引
一驗

唐左監門校尉馮翊李山龍以武德中暴亡而心上不冷如

掌許家人未忍殯殮至七日而甦自說云當死時被冥收錄至一官曹廳事甚宏壯廣大庭內有囚數千人或枷鎖或杻械皆北面立滿庭中吏將山龍至廳下天官坐高牀侍衛如王者山龍問吏此何官吏曰是王也山龍前至階下王問汝生平作何福業山龍對曰鄉人每設齋講恒施物同之王曰汝身作何善業山龍曰誦法華經兩卷王曰大善可升階既升廳上東北間有一高座如講座者王指座謂山龍曰可升此座誦經山龍奉命至側王即起立曰請法師升座山龍升座訖

王乃向之而坐山龍開經曰妙法蓮華經序品第一王曰請法
師止山龍即止下座復立階下顧庭內向囚已盡無一人在者
王謂山龍曰君誦經之福非唯自利乃令庭內衆囚皆以聞經
獲免豈不善哉今放君還去山龍拜辭行數十步王復呼還謂
吏曰可將此人厯觀諸獄吏即將山龍東行百餘步見一鐵城
甚廣大上屋覆其城傍多小牕或大如小盆或如盂椀見諸男
女從地飛入牕中即不復出山龍怪問吏曰此是大地獄中多
有分隔罪計各異此諸人者各隨本業赴獄受罪耳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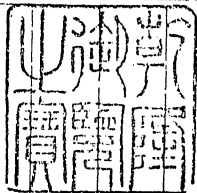
龍聞之悲懼稱南無佛請吏求出至院門見一大鑊火
猛湯沸傍有二人坐睡山龍問之二人曰我罪報入此
鑊湯蒙賢者稱南無佛故獄中諸罪人皆得一日休息
疲睡耳山龍又稱南無佛吏謂山龍曰官府數移改今
王放君去可白王請抄若不爾恐他官不知復追錄君
山龍即詣王請抄王命紙書一行字付吏曰為取五道
等署吏受命將山龍更歷兩曹各廳事侍衛亦如此王
之遣吏皆取其官署各書一行訖付山龍龍持出至門

有三人謂山龍曰王放君去可不少多乞遺我等山龍未言吏謂山龍曰王放君不由彼然後三人者是前收錄君使一人是繩主當以赤繩縛君者一是棒主當以棒擊君頭者一是袋主當以袋吸君氣者見君得還故乞物耳山龍惶懼謝三人曰愚不識公請至家備物但不知何處送之三人曰於水邊若樹下燒之山龍許諾吏送歸家見親眷正哭經營殯具山龍入至屍傍即蘊後日剪紙作錢帛并酒食自送於水邊燒之忽見三人

來謝曰蒙君不失信重相贈遺媿荷言畢不見山龍自

向總持寺主說寺主傳向臨說

右一驗出
冥報記



法苑珠林卷二十八